



# 俄罗斯真想“由打转谈”？

克宫智囊：只有精疲力竭，双方才会坐下来寻求政治解决途径

## 1 从讨论“小问题”到讨论“大问题”

记者：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表示，俄罗斯准备好与乌克兰进行“没有先决条件”的谈判。这被各方视为一个积极信号。但在过去一段时间，类似的声明出现过很多次，正如你此前接受采访时曾总结的，当时双方并非真有谈判的意愿。那么这一次，韦尔希宁的声明是否有所不同？是否展现了更多的诚意？

科尔图诺夫：是的，我认为可以这么理解。韦尔希宁强调的是，目前我们的对话不要预设任何条件，首先要确保双方通过政治途径保持接触，开始交谈。这包括在没有停火、继续冲突的背景下保持交流，包括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政治接触。只有这样，当双方就任何问题达成一致的时候，我们能有达成一致的渠道。

这不是俄方第一次表达出接触的意愿。今年1月，在东正教圣诞节前夕，普京总统提出了圣诞停火的建议，并通过暂时停火观察乌克兰方面的反应，没有得到积极反馈。但与此同时，俄乌双方也就一些“小问题”实现了持续接触，比如我们经常有关于交换战俘的谈判。下一步的目标，就是将对“小问题”的讨论逐渐扩展到对“大问题”的讨论。

我认为，现在俄方的想法是先开始某种谈判。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还很遥远，但我们可以先就一些具体的停火、人道问题展开对话，而非追求立刻全面解决危机。

记者：除了交换战俘等与武装冲突相关的谈判，“特别军事行动”开始之后，俄乌之间是否还有其他领域的对话接触？这些接触能推动两国政府间的对话吗？

科尔图诺夫：俄乌政策界没有完全中断联系，我和基辅的同行仍有一些交流。我认为他们中不乏理性、客观的人，包括一些前高级官员。

在政策界的非官方对话中，我们讨论的也是“小问题”，主要是技术性问题。比如，如果我们能达成和平协议，谁来监督、如何监督协议的履行，如何处理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争议，等等。总有很多技术性问题可以讨论。

我不好说这些乌克兰政策界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决策者，或者他们和泽连斯基当局关系如何，以及这些讨论背后是否反映了一些乌克兰政府的立场，但坚持这种对话接触本身就是重要的，我们一直在做我们能做的事。

## 2 双方无法很快回到“伊斯坦布尔时刻”

记者：你刚才强调了“无条件”开始谈判，但韦尔希宁也提到谈判“要考虑俄方的目标”，那么在未来的谈判中，哪些条件对俄方来说其实是不可接受的？

科尔图诺夫：关于“俄方的目标”，如果我们遵循克里姆林宫对此的解释，其定义是模棱两可的。一开始提到的目标包括对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中立化，也包括保卫顿巴斯的人民不受侵害。现在我们不能准确地说“特别军事行动”的目标一定是什么。

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有些条件对俄方来说是非常难接受的。比如涉及已经被“并入”俄罗斯联邦的四个地区。这已经被写入俄罗斯宪法，政府很难后退一步。同样清楚的是关于“吞并克里米亚”的问题。

对于这些难题，我推测唯一可能可行的谈判结果是：现在由俄罗斯控制的一些地区将处于“不确定状态”，即这些地区继续由俄罗斯控制，乌克兰政府则继续主张主权，但双方同意不再使用军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。

这种协议并非是不可能的。去年3月，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曾在伊斯坦布尔谈论过这个话题。当时的一种方案是：通过公投解决争议地区的归属问题，该公投由双方一起在未来15年内完成。本质上，这是将地区的未来交给下一代人而非这一代相互仇恨的人去决定。

记者：你提到2022年3月双方在伊斯坦布尔的会晤，这是过去一年双方最接近停火谈判的机会。你会建议双方先回到“伊斯坦布尔时刻”吗？

科尔图诺夫：很难说这些方案是否还可以被讨论。双方现在都采取了强硬得多的立场，回到这些条件会比去年3月时困难得多。乌克兰方面提到了越来越多的“冲突前”问题，比如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，甚至是苏联解体之初的边界划分。俄乌之间，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目前是不可调和的。

所以话说回来，现在最基本的目标是先接触、再停火，然后再去讨论双方可能接受或拒绝的政治解决方案。我们看不到其他选择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非常渐进的方式去结束冲突。

或许我们无法很快回到“伊斯坦布尔时刻”，但可以先共同讨论如何管控局势，避免进一步升级。然后就限制冲突的暴力程度达成更多的共识，逐步过渡到更复杂、更有意义的问题上。



科尔图诺夫



据报道，当地时间2月11日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韦尔希宁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，俄罗斯准备好不预设条件，以及考虑到当前现实的情况下，与乌克兰进行谈判。

“这一次，你可以理解为（和以往不同）。”2月11日晚，被西方媒体视为“克里姆林宫智囊”的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只有精疲力竭，双方才会坐下来寻求政治解决途径”。

## 3 “泽连斯基或许不能公开表现出让步”

记者：接下来是关于乌克兰方面谈判立场的问题。哪些条件是泽连斯基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？在去年3月的对话接触中，美国政府曾试图影响乌方的谈判进程，如今美国政府是否会更希望谈判不发生，推动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“胜利”？

科尔图诺夫：众所周知的是，泽连斯基政府之前提出过和平谈判的条件：不会有任何领土上的让步，要追究战争罪行，获得多边安全保障，并加入欧盟和北约，等等。其中诸多条件，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可以承诺的。

我们并不知道泽连斯基近期是否会做出更灵活的表态。考虑到乌克兰国内政治的现状，他或许不能公开表现出让步。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，才能知道在这些条件中，哪些是可以协商的，哪些是不可调整的。

我一直和美国政界人士及专家接触。从我和他们的对话中判断，我认为美国政府对乌克兰问题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。他们只是秉承一些基本的原则：首先，乌克兰不能失败，乌克兰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、和俄罗斯处于对立关系的国家存在。

其次，如你提到的，他们想要“更大的胜利”，想要“击败普京”，但其具体意义并不明确。这取决于美方认为可以通过这场冲突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到何种程度。

最后，他们希望在欧洲建立新的安全秩序，其目的是在未来防止同类冲突重演。

从根本上说，这些原则并不完全拒绝对话接触。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国内也有关于其国家战略和对俄政策的讨论。从现在开始，未来几个月内，我们将更好地了解美国真正想要什么，以及在他们看来俄方终止这一切所需要承担的成本。

记者：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会比美国更愿意看到和平谈判开始吗？他们的态度能否推动美国同意对话接触？

科尔图诺夫：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，特别是一些新兴国家正在参与这个进程。我们看到巴西总统卢拉在会见拜登时主动提到希望和中国、印度等一起参与俄乌冲突的调停工作。如果主要发展中国家能就当前的局势达成共识性的立场，各方不能不加以重视。

当然，在所有“调解联盟”的构想之上，众所周知的是，这些国家之间还存在许多合作的鸿沟。共同调停俄乌冲突，能否成为亚非拉各国跨越鸿沟的契机，还有待观察。 据中国新闻周刊

## 分析

### 俄“无预设条件”谈判该如何理解

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俄罗斯方面多次表示对外交谈判保持开放。但这一次提出“无预设条件”的措辞引起格外关注。俄罗斯是否真的释放求和信号？这意味着什么？

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到来之际，俄罗斯再次释放谈判意愿，而“无预设条件”一词引起特别的关注和多种解读。

“俄罗斯此前关于无预设条件的说法确实比较少，但实际上俄方要求以现在的现实为基础，这个现实就是俄罗斯控制着乌克兰四个州的大部分领土，所以实际上还是有条件的，跟过去的立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。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助理、副研究员陈宇分析指出。

“俄方基于控制乌方领土的立场，显然和乌方的要求有很大差距。乌克兰不会接受，西方也不会接受，所以最终不会有实质性的谈判。”陈宇表示，近半年来，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处于僵持状态，很难期待任何一方做出实质性的让步。

既然谈判的现实基础不存在，俄方为何会在这个节点释放谈判的姿态呢？陈宇指出，现在国际上分析认为，俄罗斯即将开启一场大规模的新攻势，因此俄副外长的发言有麻痹乌克兰的考虑，也是试图在国际宣传上进行舆论博弈。

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博文持相似观点。他表示，俄罗斯的表态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配合未来的大规模攻势，动摇西方援乌的信心，促使西方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。另一方面，俄罗斯在进攻前释放谈判意愿，表明自己是谋取和平的一方，希望以此占领舆论上的主动权。

由于俄罗斯放出“无预设条件”的谈判姿态，有观察人士认为，这反映出俄罗斯在释放求和信号，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财政消耗过大，已经“打不动了”。

俄罗斯财政部2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俄罗斯1月油气收入几乎减半，较去年同期下降46%。而受军事采购的推动，政府支出较去年1月跃升了59%。

陈宇认为，俄罗斯现阶段的目标很可能是想控制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全境。假如未来几个月实现这个目标，俄方可能会对局势进行评估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，“但就现在而言，俄罗斯对土地还是有更大的目标。”

据每日经济新闻



乌克兰赫尔松地区，乌克兰士兵用美国提供的M777榴弹炮向俄罗斯阵地开火。